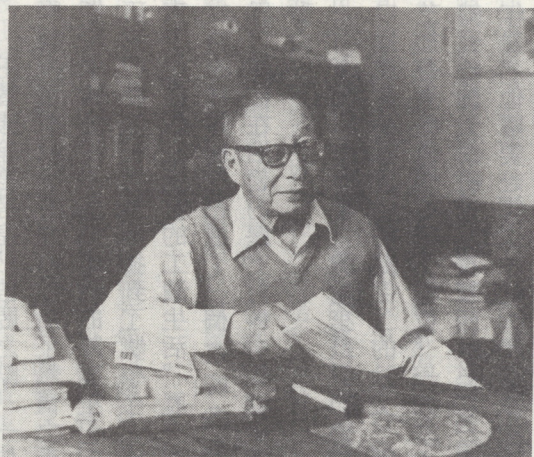


青山夕照晚霞滿天

——記我國著名社會科學家陳翰笙

薛葆鼎 邱健



八十五歲高齡的陳翰笙仍在不倦地工作。

汪冠民攝

現代的歷史。

童年時代的濡染和影響

陳老於上個世紀末出生在江蘇省無錫的一個教員家庭裏。他的母親是位勤勞、節儉、堅強、耿直的婦女，特別注重子女的品德教育。直到如今，陳老兄妹倆還保存了一本母親在世時對他們進行教育的格言摘錄。當他幼年在無錫的東林小學讀書時，國文教員顧卓如和修身課教員黃淡如要學生們做一個品學兼優的人。陳翰笙自幼確立了「做人要正派、要有骨氣」的志向。並且從那時起，他就養成了勤奮讀書的好習慣，正直做人的好品德。

陳翰老是我國當前經濟學界最使人仰慕的老一輩經濟學家之一，他六十多年如一日地堅持把學術研究和革命事業密切地聯繫起來，腳踏實地地為人民事業奮鬥不已，至今仍以八十五歲的高齡保持着他所特有的戰鬥風格。他經歷了清朝、北洋軍閥、民國等幾個朝代，同時還經歷了長期的海外生活和建國後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階段。他的成長、成熟的漫長道路，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

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思想開始在他心中滋生。

到歐美探索興國之道

他在明德高中畢業那年，尋求救國之道的浪潮，早已波及了內地城市——長沙。陳翰笙因受到美國一位名叫羅卜生的化學家講學的影響，決心到美國學習南加利福尼亞的「金山橙」的接種方法，並把它移植到中國來，這樣中國的柑桔就不用進口了。

一九一六年，陳翰笙的母親在兒子「科學救國」的感召下，當掉了她的全部首飾，給他湊足了兩千銀元的路費。十九歲的陳翰笙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美國珀瑪拿大學。為了實現要學習「金山橙」接種的願望，他首先選讀了植物學系的課程。但因他的視力不好，無法看清顯微鏡下面的物體，因此學習植物分類學的成績不理想。一年後他便改讀地質學，決心為尋找祖國的地下寶藏而努力。可是偏偏他的眼睛也不適宜搞野外勘察和描繪精確的地質圖，只好再一次放棄了學習自然科學的機會。他因自己的「科學救



一九二一年，陳老在美國舊金山寓所前的留影。

國」的心願不能實現而苦惱。

正當陳翰笙徬徨、苦悶之際，一位歷史學教授韋斯脫卡特向他伸出了熱情之手。韋斯脫卡特教授不僅把年輕的陳翰笙引向歷史研究的軌道，還幫他搞到了獎學金，從而結束了他在飯館托盤的工讀生活。歷史這門人文科學把陳翰笙帶進了一個寬廣多彩的世界，使他在浩瀚的歷史材料中找到了真理和動力。

一九二一年夏，陳翰笙以專門闡述《五口通商與茶葉貿易的關係》的論文，獲得了芝加哥大學研究院碩士學位。一九二一年他轉到哈佛大學研究院攻讀西歐史。一九二二年春，他離美赴德進柏林大學東歐史地研究所專攻東歐的歷史，於一九二四年寫出了題為《一九一一年瓜分阿爾巴尼亞的倫敦使節會議》的論文，獲得了博士學位。

踏上革命的道路

陳翰笙一九二四年回國在北京大學任教時，只有二十七歲，是當時學校裏最年輕的教授，他講授美國憲法史、歐美通史和歐美

史學史三門課程。

當時國內時局動蕩，各種思潮並存。學生們關心國家前途，無心學習。陳翰笙教授也因看不清國家的前途和出路而徘徊和苦悶過。一九二五年上海發生了震動全國的「五卅慘案」。爲了抗議日本帝國主義的殘暴和北洋軍政府的媚外政策，國內罷工罷課的浪潮從黃浦江畔湧進了古老的北平城。就在那時，他結識了北平俄專的一位蘇聯教師彼得格林涅維奇。他從這位朋友那裏瞭解到蘇聯十月革命的過程。這位朋友還借給他一部馬克思的《資本論》，使他懂得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性。一九二五年他結識了北大的李大釗，並協助李大釗做些秘密工作，從此他就同中國革命事業聯繫起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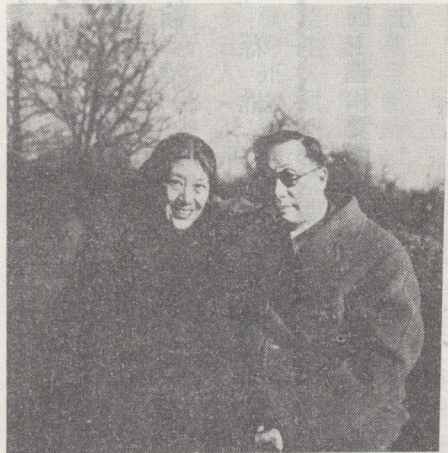
一九二六年二月，陳翰笙在當官與革命之間，毅然選擇了革命的道路；他辭去了武漢國民政府給予他的外交部顧問的職位，回到北平。一九二七年「三·一八慘案」發生時，陳翰笙和他的夫人、藝文中學教師顧淑型都站在遊行示威的羣衆前列，當來到鐵獅子胡同內，段祺瑞執政府的武裝衛隊向革命羣衆發射槍彈時，他倆因匍匐在地才幸免中彈。

從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他爲新中國的誕生甘冒生死之險，幾次險遭逮捕。在黨組織和國際進步人士的幫助和掩護下，一九四四年他避開了重慶軍委會的密令通緝，在當時的廣西大學教授陳此生的協助下，同夫人顧淑型潛往印度。在這以前，他們夫婦也曾

在蘇聯、美國和日本流亡。陳翰笙在國外前後當過新聞記者、教授和編輯等。但無論在什麼地方，他的工作始終是與革命事業直接或間接聯繫着的。

研究農村經濟

一九二九年應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先生的聘請，陳翰笙主持該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的工作直到一九三四年初。在這一時期中，他多次組織對中國社會的調查研究。首先他主持調查了盛行在上海日商經營的紡織廠內的「包身工」制度，爲在經濟戰綫上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畧，提供了極爲有用的第一手材料。後來他帶領王寅生、張稼夫、錢俊瑞、張錫昌、孫治方等人到農村調查。他們在江蘇無錫、河北保定、河南許昌、山東濰縣、安徽門台子和廣東中山縣等地進行了農村經濟的概括調查和「抽樣調查」。他們以大



一九四九年，陳老偕夫人顧淑型在紐約中央公園的合影。

量的調查材料和事例，分析了農村中的階級關係，證實了中國農村經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質和特點。他們的研究成果，不僅揭穿了國民黨政府「農村復興」的謊言，同時也有力地駁斥了托洛茨基派所謂中國農村經濟已屬資本主義性質的謬論。

抗日戰爭爆發時，陳老正在美國紐約協助遠東問題專家歐文·拉鐵摩爾編輯《太平洋事務》季刊。一九三九年爲了抗日救國，陳翰笙毅然離開美國去香港，在那裏創辦了宣傳抗戰、重點介紹中國解放區的英文半月刊《遠東通訊》。一九四一年，他首先向全世界報道了「皖南事變」的真相，同時和中國人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和路易·艾黎以及香港中國銀行行長鄭鐵如在香港發起組織「工業合作協會國際委員會」，以援助中國抗日戰爭的後方。

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六年，陳老在印度德里大學任教時，利用假期對印度農村經濟進行了研究。他冒着次大陸的酷暑，跑遍了幾乎整個印巴地區。他以特有的敏銳目光和迅速掌握環境特徵的才能，觀察了經濟瀕於絕境的印巴地區，弄清了許多被資產階級學者混淆了的經濟問題。後來他編寫了一部《印度和巴基斯坦經濟區域》的書，一九五九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歷史已向前推進了三十五年，但是陳老對於印度社會各階層、各大家族、各大財團之間關係的分析、研究，至今仍爲研究南亞國際問題的學者們所必讀的文獻。

一貫實事求是

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一九五〇年，陳老奉周總理之命，離開美國經歐洲回國。總理因瞭解他多年在海外工作的經歷，要他担任外交部副部長。在總理爲陳老洗塵的宴會上，陳老因無意担任行政領導職務，就風趣地對總理說：「總理今天請客是用西餐還是中餐？吃西餐要用叉子，吃中餐要用筷子，我是筷子料，不要把我當叉子用，還是讓我來搞點調查研究吧！」陳老就是這樣一位謙虛而有自知之明的人。後來，他担任外交部顧問、外交學會副會長、中印友好協會副會長、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所長等職務，又兼任故國家名譽主席宋慶齡（孫中山夫人）創辦的英文月刊《中國建設》編委會副主席。



陳老（左）與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的陳洪進（中）、劉創源（右）共同探討學術問題。

汪冠民攝

任。在那時期，他還兼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以及世界史組主任。

陳翰老作爲我們黨內研究國際問題的專家，曾多次參加過世界經濟會議，儘管他的外事活動和社會活動很頻繁，但他始終沒有放鬆過學術研究。由於他卓有成效地研究世界歷史、世界經濟和國際問題達六十多年之久，他的國際聲望遠遠超過了他在國內學術界的知名程度。

陳老的活動是多方面的，然而他對每項研究工作的態度都是極其嚴謹的。如沒有掌握大量資料，未經縝密的分析，他從不輕易下結論。他的論著翔實明確，具有一種特殊的風格。

始終堅持工作

在十年內亂的黑暗年代，許多爲人民的事業鞠躬盡瘁的老一代，經受了鐵窗錐鐐的考驗或種種非人的折磨。陳老這位爲革命奮鬥了半個多世紀的老人也未被放過。他被批鬥、彎腰下跪，受盡凌辱。最令他痛心的是與他患難相處了半個世紀的戰友、夫人顧淑型，於一九六八年冬因患癌症而去世。當時，陳老連要求與親人作最後訣別的權利也被殘酷地剝奪了。直到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三日，也就是顧淑型同志孑然一身與世長辭的第四年，陳老才能按照她生前的遺願，把她的骨灰撒進風光秀麗的富春江。每當收音機中傳出深沉而又優美的古箏獨奏曲時，陳老就會情不自禁地懷念他的戰友顧淑型生前的一

切……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是我國歷史上最黑暗也是最光明的一天。在國家遇到空前浩劫和深重的災難時，無數無名英雄高舉反對「四人幫」的大旗，爲了民族的未來，在天安門廣場等處，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陳老對「四人幫」的陰謀早有察覺，他在家中經常點名怒罵「四兇」，家人和好友無不爲他擔憂，他對於體現了民族氣概的「四·五」運動非常關心，多次在一些青年的攙扶下到天安門廣場去聽革命者朗讀聲討「四人幫」的檄文。

當時「四人幫」迫害學者，壓制學術研究工作，大搞爲幫派利益服務的所謂社會科學。但陳老不顧阻撓，一九七三到一九七八年，在幾位同志的幫助下，編纂了三百萬字的《華工出國史料匯編》（其中一部份已由中華書局出版），這是我國無產階級鬥爭歷史的重要史料。

從一九七二年，陳老由外交部幹校返回北京後直到一九七八年，他作爲「待分配的幹部」閑居家中。當時他曾寫了這樣的詩句：「爾今幽居東華門，豈可長期成閑散」。在這樣的情況下，有一個鄰居青年上門要他面授外語，陳老因同情他而答應了。後來學生增多了，除一位學德語外，其他都學英語。六年中他先後教了一百三十多個男女青年。這些學生中已有十多人出國深造，也有一些在教外語或担任外事工作。當時有些學生的父母被「四人幫」打成「黑幫」、

「走資派」、「叛徒」或「特務」，好心腸的人勸陳老不要担風險，找個理由退掉算了。但陳老深切地同情這些青年，他說：「他們能上工廠當工人，爲什麼不能在我這兒學習呢？我們不能搞封建株連那一套！」他還是收下了十多個「黑幫」的子女。

在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倒台後，陳老的心情舒暢了，他像一匹識途老馬，不顧八十高齡，又參與學術、科研的領導工作。一九七八年初他同周揚和齊燕銘同志都被任命爲中國社會科學院（前身爲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顧問，陳老被推選爲該院世界史、南亞、農業經濟和情報四個研究所的學術委員。同年冬季，陳老被聘爲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的兼職教授。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他被選爲中亞文化研究協會常務理事長，同時還擔任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編委會委員，並兼任商務印書館外國歷史小叢書的編委會主任。一九八〇年四月間，他被選爲中國世界經濟研究會的顧問。

多年來，陳老患有青光眼眼底神經萎縮症，難於寫作。雖然他兼職較多，工作繁忙，但對同志來訪，後生求教總是熱情接待，從不拒之門外。一九七九年十月間，一個名叫郝景勛的房管所青年工人，貿然給陳老寫信，並附有他自己編寫的《社會學原理》四章，要求陳老爲他指正。這位青年鑽研社會科學的精神確實可嘉，但是由於他的文化基礎差，理論水平低，他的研究成果顯然是很可憐的。按某些學者和教授的習慣，可能付之

一笑，根本不予理睬。但陳老沒有這樣做。他不僅立即給這位業餘社會學愛好者親自回信，還與他面談，並把他也吸收到英語補習班學習。這件事充分表明了陳老對青年一代的殷切期望。

凡是認識陳老的人，都知道他待人寬厚、熱情、關懷備至，他的收入不少用於幫助親友和接濟有困難的同志。作爲一名黨的高級幹部，陳老穿着樸素，住房陳設簡陋。他爲私事出門總是坐公共汽車，不願浪費公家汽油。家中沒有廚師、勤務員，但他却「樂在其中」，不以爲苦。這和孔子的學生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人不堪其憂，而回不改其樂」的生活苦樂觀是很相似的。但陳老的精神境界是幾千年前的顏回所無可比擬的。



陳老和本刊前工作人員邱茉莉在工作。

張水澄攝